

「瑞典」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长篇小说

# 能镇

BUÖRNISTAD



FREDRIK BACKMAN

四川文艺出版社

[瑞典]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 著

郭腾坚 —— 译

# 熊镇

BJÖRNSTAD

A  
NOVEL  
BY

FREDRIK BACKMAN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熊镇 / (瑞典)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著; 郭腾坚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411-4933-7

I. ①熊… II. ①弗… 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 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1544 号

Björnstad by Fredrik Backman

Copyright © 2016 by Fredrik Backm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lomonsson Agency AB,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8-410

XIONG ZHEN

熊镇

[瑞典]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著 郭腾坚 译

策划出品 大鱼读品  
责任编辑 梁康伟  
责任校对 汪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 × 210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933-7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010-82069336

谨以本书献给教导我、让我爱上体育活动的奶奶莎加·巴克曼。没有她，我的生命将会无比沉默。我希望：天堂里有一座偌大的酒吧，能源源不断地供应马丁尼，且大屏幕上播放着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我非常想念你。

谨以本书献给我最要好、最有趣、最聪明，也最爱吵架的朋友妮姐·莎芙缇-巴克曼。当我需要协助时，她便给我指点，助我一臂之力；当我需要鼓励时，她便鼓励我、扶持我。我爱你。

## 1

三月底的一个深夜，一个女孩手持双管猎枪径直冲进森林，用枪口抵住一个人的额头，扣下扳机。

而下面这些故事，将引领我们前往事发现场。

## 2

砰——砰——砰——砰——砰。

三月初的熊镇依然平静，什么事也没发生。当天是星期五，大家都期待着第二天的到来。这一天，熊镇青少年冰球代表队将参加全国最高水平青少年冰球联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很重要吗？如果这场比赛不是在熊镇举行，的确不太重要。

砰——砰——砰——砰——砰。

这座小镇一如往常，苏醒得相当早。小地方必须让自己赢在起跑线上，才能扬名于世。在工厂外停车场上停着的成排小客车早已被雪覆盖，双眼和意识都半开半阖的人们安静地排着队，让电子通行证在打卡计时

器上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跺跺脚，除去靴底的烂泥，眼神像自动导航仪一样呆滞，声音像电话答录机的机械回复一般沉闷。他们等着自己选用的“药物”——无论是咖啡因、尼古丁还是糖分——发挥功效，使他们的身体振奋起来，至少可以正常运作，支撑到第一次茶歇时间为止。

路上，上班族离开森林，拥入大城市，戴着手套的手敲打着方向盘。只有在喝得烂醉、垂死或大清早坐在一辆寒冷的标致车里时，他们的嘴里才会飙出脏话。

如果他们安静下来，就能够听到从那里传出的声音：砰——砰——砰——砰——砰。

玛雅在卧室里醒来，卧室的墙壁上点缀着铅笔素描和她在大城市里听过的音乐会门票的票根，这些票根她都保存着。她想听更多场音乐会，但她听过的音乐会场次早已超过父母实际能容忍的次数。她穿着睡衣躺在床上，弹着吉他。她爱好和吉他有关的一切。吉他的重量压在她的身上，玛雅用指尖敲击木质琴箱时，身体也有所回应。琴弦重重地划过皮肤，然后皮肤才醒转过来。简易的音调、柔和的即兴重复段，对她来说，真是一种如天堂般美妙的游戏。她谈过很多场恋爱，但吉他将永远是她的初恋。这让她能够忍受住在这座小镇里，并面对自己作为森林间一家冰球球会的体育总监的女儿的事实。

她痛恨冰球，但能够理解爸爸对冰球的热爱。和她手上的吉他一样，体育活动也只不过是另一种乐器。她的妈妈经常对她说：“永远不要信任那些在人生中找不到真正喜欢的事物的人。”男人喜欢那些热爱某种运动的小镇，而妈妈就喜欢这种男人。这是一座冰球小镇，关于这里的男人，有许多东西可说，但他们是可靠的。如果你住在这里，你就知道自己该期待什么：日复一日、日复一日。

砰。

熊镇可以说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就算把它摆在地图上，看起来也很不自然。有些人会说：“就像喝醉酒的巨人在雪地里用尿尿出自己的名字。”有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就像人类和大自然在拔河，抢夺生存空间。”不管怎样，这座小镇正在经历失败，它上一次获得某种胜利已经是陈年往事了。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人口也逐年减少；每一季，疯长的树林总会吞噬掉一两座荒废的屋舍。在那个还有东西可以夸耀的年代里，镇政府在通往小镇的高速路出口处架设了一块路标，路标上写着当时颇受欢迎的那种标语：“欢迎来到熊镇——我们还要更多一点！”没过几年，风雪就把标语最后两个字刮蚀殆尽。有时，这座小镇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道哲学问题：对一座小镇来说，被森林吞没或无人问津，有区别吗？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你就得朝下方的湖畔走上数百米。那里并不特别热闹，但有一座冰球馆。在四代人以前，在工厂上班的工人们建立了这座冰球馆。这些男人每周上班六天，而在第七天需要某种期盼、某种寄托。这是某种传承，能让这座小镇缓和下来的所有感情似乎仍然集中在这种运动之上，集中在冰球场与边线、红线和蓝线、冰球杆和橡皮圆盘<sup>1</sup>上，集中在那些在球场全速追逐橡皮圆盘的年轻躯体所展现的每寸意志和力量上。每到周末，看台上总是座无虚席；即使球会的战绩和小镇的经济一样年复一年一直滑落，但球迷对球队的支持力度仍然不减。个中原因也许是，大家都希望一旦球队的战绩再度起飞，这座小镇其他方面的发展就能被带动起来。

---

1 puck，用硬橡胶制成的扁圆球，厚 2.54 厘米，直径 7.62 厘米，球重为 156—170 克。

这就是冰球场这类场所必须对年轻人展现未来希望的原因：因为他们是仅有的一群不记得“过去其实比较风光”的人。这可以说是一种福气。所以，他们就用老一辈人建立社会的方式建立了这支青少年代表队。他们努力不懈，承受失败，闭上嘴绝不抱怨，并告诉那些来自大城市的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这一带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亮点，可是所有到过这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座冰球小镇。

亚马就快满十六岁了。他的房间狭窄无比，如果在大城市，这个房间顶多就是高档消费区的豪华公寓里的一个步入式衣柜。房间里的壁纸被 NHL<sup>1</sup> 球员的海报所覆盖，但两处除外：其中一处贴着他七岁时的照片，照片中的他戴着太大的手套，头盔遮住额头，是整个冰球场上个头最小的男生；另一处则贴着一张纸，纸上有他妈妈写的一小段祈祷文。亚马出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一间小医院里，他一出世就窝在母亲的胸口，两人孤独地躺在一张狭窄的床上。当时，一名护士就在她耳边低声说出这段祈祷文——据说特蕾莎修女就在自己卧铺上方的墙壁上写着这段祈祷词。那位护士希望这段祈祷词能带给这位孤独的母亲希望与力量。近十六年之后，那张纸仍然贴在她儿子的墙上。她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下了这段祈祷词，虽然语句的顺序有些混乱——

诚实的人会遭他人背弃；然而，你还是要诚实。

友善的人会遭他人毁谤；然而，你还是要友善。

你做的所有善事，别人会在一夕间忘记；然而，你还是要做善事。

---

1 国家冰球联盟 (National Hockey League)，由北美冰球队组成的职业运动联盟，是世界最高级别的职业冰球比赛。



每天晚上，亚马都会把冰球鞋放在床边。冰球馆里那位年老的工友总会开玩笑地说：“你是穿着这双冰球鞋出世的吧，那你妈妈生你时一定很辛苦！”他曾经让亚马把冰球鞋存放在球会储藏室的柜子里，但他更喜欢带着它来来去去。他就是喜欢贴近它。

在他参加过的所有球队里，他总是个头最矮小的球员。他的肌肉始终不像其他选手那么强健，射门力道始终不像其他选手那么强劲。但是，在这座小镇里，没有人抓得住他。在他遭遇过的对手里，没有人比他快。他无法说明这是为什么，但是他想，这和人们看小提琴是一样的道理，有些人只能看见一块高耸的厚板和螺丝，而有些人却能看见音乐。对他的身体来说，冰球鞋一点也不陌生。当他的双脚套进一般的鞋子时，他反倒感觉自己像个上岸的水手。

在他墙上的那张纸上，妈妈在最后又添了几行字，是这样的：

别人可以摧毁你建立的一切；然而，你还是要动手建立一切。

因为到最后，一切将会存在于你和上帝之间，这和你与其他所有人都没有关系。

就在最后一行字下方，还有年幼的亚马用红色笔以坚定的笔迹写的一行字：

他们说太小，不能打球。我一定要变成伟大的球员！

砰。

熊镇冰球协会的甲级联赛代表队曾经在全国最高水平联赛中拿下亚

军。在那之后，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球会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就在明天，熊镇即将再次品味杀入全国精英行列的滋味。所以，青少年代表队的一场比赛到底有多重要呢？一座城市对青少年联盟的一场半决赛到底有多重视呢？当然了，没有那么重视。如果不是在地图上的这个小点举行，他们可不会那么重视。

那块路标以南一两百米处，就是一块被称为“高地”的区域的起点。那里坐落着一小片价值不菲、能眺望海景的屋舍。这个社区的居民多半是连锁超市老板、工厂主任，或驱车前往大城市、从事更高端工作的职员。在公司派对上，他们的同事都双眼圆睁，不解地问道：“熊镇？你们怎么能住在那么遥远的森林里？”当然，他们会回答：那里还有渔业、狩猎、大自然的美景等。但现在，其实几乎所有人都在思考：到底能不能撑下去？能不能继续住在这里？除了和气温一样直线下降的房价以外，是否还剩下什么让人坚守的东西？

然后，他们被“砰”的一声惊醒。他们露出了微笑。

### 3

十多年来，住在周围别墅里的邻居早已经习惯了从恩达尔家庭院里传出的声音：砰——砰——砰——砰——砰。然后是凯文收起橡皮圆盘时的短暂停顿，接下来又是砰——砰——砰——砰——砰。第一次溜冰时，他才两岁半；三岁时，他就加入了自己的第一个球会；四岁时，他的球技已经超出五岁孩童；五岁时，他的球技就已经胜过七岁孩童了。在满七岁的那年冬天，他脸部冻伤严重，即便到现在，当你贴近他时，仍能看到他颧骨上的那两个白斑。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他参加了人生

中第一场真正的联赛。在最后读秒阶段，他对着无人防守的球门射击，却未能命中目标。熊镇小将们以十二比零获胜，凯文一人包揽所有得分，但他却不满足。当天夜里，他的父母发现他没在床上。半夜里，全镇一半的居民组成搜索队到森林里找他。熊镇可不是玩捉迷藏的地方，孩童跑不了多远就会被黑暗吞噬，面对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低温，幼小的躯体很快就会被冻僵。直到黎明时分，有人才发现：凯文并未躲在树丛间，而是站在下方湖畔的冰层上。他将一座球门、五个橡皮圆盘以及所有他能找到的手电筒都拖到冰上，从那场比赛中错失最后一次射门的角度，一小时接一小时地不断射门。他们将他扛回家时，他发狂般地大哭。此后，那两个白斑再没消退。当时他才七岁，但大家已经知道：他吃了熊心豹子胆，他是挡不住的。

他的父母花钱为他在庭院里建了一座小溜冰场，此后他每天早上都会在这里练习射门。邻居们的花坛也成了橡皮圆盘的“墓园”，每年夏天，他们都能从中挖出埋着的橡皮圆盘。后来的人在此处种植花卉时，或许仍能从土壤中找到快降解的橡皮圆盘残骸。

年复一年，凯文不断成长茁壮，撞击声越来越猛烈，也越来越快。现在，他已经十七岁了。在他出生前，熊镇青少年冰球队曾进入最高级联赛竞技，但此后，这座小镇就没出过天赋与他相近的冰球员。他拥有强健的体魄，双手灵巧，用心、用头脑打球。使他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目光，别人在冰上看不见的动静，他看得一清二楚。冰球有许多技艺是可以教授的，但目光是与生俱来、不可言传的。彼得·安德森是球会的体育总监，他总是说：“凯文？他可是玩真的。”他也清楚：熊镇上一个达到这种水平的球员正是他自己。他一路打到 NHL，和全世界最优秀的高手一较高低。

凯文知道代价。从他第一次穿上冰球鞋开始，大家就告诉过他了。

一切。他必须付出一切。每天破晓时分，当他的同学们还在温暖的被窝里熟睡时，他就冲进森林，站在那里，砰——砰——砰——砰——砰，捡起橡皮圆盘。砰——砰——砰——砰——砰，捡起橡皮圆盘。每天下午，他要和青少年冰球队的队员一同练球，每天晚上，他和最优级代表队的队员一起练球，然后他会去健身房，之后再回到森林里练习一轮射门，最后再花一小时在庭院里就着安装在别墅屋顶特制的探照灯的光亮练习射门，砰——砰——砰——砰——砰。这就是你为这种运动所需付出的唯一代价：一切。

大型球会向凯文发出各种邀约，请他到大城市就读设有冰球队的高中，但都被他回绝了。他的父亲是熊镇人，他是熊镇出身的男孩。这在其他地方或许不具任何意义，但在这里则别具意义。

所以，青少年联赛的半决赛究竟有多重要呢？全国最强的青少年冰球队能再次提醒全国其他地区这座小镇的存在，因此它非常重要。这个地区的政客也许会花钱在这里设立一座冰球高中，而不是设在更远处的赫德镇，那么这个地区最有才华的冰球选手或许就会愿意搬到熊镇，而不是搬到大城市。因此，这场比赛非常重要。这样一来，最优级代表队就能凭着本地球员再度杀回最高级联赛，重新吸引大型赞助商，让镇政府兴建一座冰球馆和通往冰球馆的宽敞道路，甚至包括已经谈论多年的会议中心与购物中心。这样一来，新公司就能够创立，从而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居民们也可以开始考虑装修自己的住房，而不是将它们卖掉。对小镇经济而言，这非常重要。这攸关骄傲感，攸关生存。

这件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十年前冻伤双颊的那个晚上之后，凯文就一直站在别墅庭院里，射门、射门、再射门。他肩负整座小镇的希望。

这就意味着一切。

“洼地”位于路标以北，在熊镇的另一端。熊镇的镇中心由联栋住宅与小型别墅组成，中产阶级的比重逐年递减；但洼地只有租赁式公寓楼，建筑地点还尽可能远离“高地”。一开始，这当然只是个缺乏想象力、偏于地理意义的称呼——洼地的地势低于全镇其他区，地势陡降，进入一个陈旧的砾石坑。高地则位于湖面上方的山丘。然而，当居民的经济条件也逐渐出现了类似的区分时，这种称呼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并变成不同阶层的标志。在每个地方，人们很早就教导孩子，不同阶层的生活条件是有差距的。在这里，道理很简单：你住得离洼地越远，对你就越有利。

法提玛住在位于洼地最深处的一间两房公寓，她用力但不失温和地将儿子从床上拖下来，他还带着自己的冰球鞋。公交车上只有他们两人，他们一语不发，亚马已经训练出一种能在移动中保持头脑昏睡的技能，而且驾轻就熟。法提玛总会怜爱不已地喊他“木乃伊”。抵达冰球馆时，她换上清洁工制服，他则去找值班工友。一开始，他还试着替她捡拾看台上的垃圾，直到她开骂、把他撵走为止。亚马担心妈妈的背，妈妈则担心其他小孩会看见亚马和她在一起，从而借机嘲弄他。在亚马的记忆中，他和妈妈始终活在两人世界里。小时候他会在每月月底到看台上捡空瓶罐，现在有时他仍会这样做。

每天早上，他协助工友打开门锁、检查灯管、打包橡皮圆盘、开启制冰机，让冰球馆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首批来练习的是花样溜冰选手，一般是在最冷清的时段；接下来练习的是所有冰球队，水平越高的球队往往越能占用冰球馆的黄金时段，而最精华时段则属于青少年冰球队与最优级（甲级）联赛代表队。青少年冰球队现在的表现非常突出，几乎已经达到整个小组成绩的最高水平。

亚马还达不到那个水平，他才十五岁。但下一季，如果他全力以赴，或许就能达到这种水平。他知道：有朝一日，他会带妈妈离开这里；总

有一天，他将不再需要一直在脑海里对收入和支出加加减减。在这一点上，有些小孩和其他小孩有着显著的差异，差别只在于有些小孩出身的家庭收入有限，以及了解这个事实时的年龄。

亚马知道自己的选择有限，他的计划因而非常简单：从这里进入青少年冰球队，再进入甲级联赛代表队，最后杀入职业联盟。第一笔薪资一入账，他就会将清洁推车从妈妈手中一把抢来，永远不让她再看到它，让她疼痛的手指、酸痛的背能够休息，让她能够一觉到天明。他没有什么购买欲，只希望将来可以不必再在睡前计算收支，安然就寝。

工作完成后，工友就会拍拍亚马的肩膀，把冰球鞋递给他。亚马绑紧鞋带，手握冰球杆，进入空旷的冰层。这就是他的交易——他帮工友搬重物，处理工友因为风湿性关节炎而开始感到力不从心的复杂的球门板，然后在保证将冰面冲洗干净的前提下，他可以在花样溜冰选手集训前的一小时内独享整座冰球场。这是他一天当中最棒的六十分钟，每天都是如此。

他将耳机塞进耳孔，音量调到最高，然后全速冲刺。冲过冰面，重重地撞进另一边的球门边框，以至于头盔撞在亚克力玻璃上。然后再全速冲回。一次，一次，再一次。

某个片刻，法提玛会将眼神从清洁推车上移开几秒，看着冰面上的儿子。工友和她四目相对，她做出说“谢谢”的嘴形。工友只是点点头，掩藏住笑意。法提玛想到，当球会里的教练员第一次向她提到亚马天赋异禀时，她感觉多么奇怪。对于本地语言，她只听得懂寥寥几句。亚马在还不太会走路时就学会了溜冰，对她而言，那真是一个充满神迹的费解之谜。这么多年了，她仍然没能习惯熊镇的严寒，但已经学会喜爱这座小镇的样貌。她在一个从未降雪的地方生下了亚马，而他似乎生来就精通这项冰上运动。她觉得生命中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感到惊异的事了。

镇中心一栋较小型的别墅里，熊镇冰球队的体育总监彼得·安德森正走出淋浴间，双眼发红，气喘吁吁。他没睡好，而洗澡也没能缓解他的紧张感。他已经吐了两次。在浴室里，他听到蜜拉在玄关忙进忙出，正要去叫醒孩子们。他完全知道她会对他做些什么：“老天爷，彼得，你已经四十多岁了，堂堂一个球会的体育总监，对青少年球队的比赛居然比队员们还要紧张。你要不要来上一片奥沙西洋<sup>1</sup>，或喝点什么，放松一下？”安德森一家从加拿大搬回国内后，已经在熊镇住了十年以上，但他还是没能让妻子真正理解冰球对熊镇的意义。“真的吗？你们不觉得你们这些大人都太兴奋了吗？”整个球季蜜拉一直这样问他，“十七岁的青少年！几乎就只是孩子啊！”

最初几次，他还默不吭声。但是，有天夜里，他说出了心里话：“蜜拉，我知道这只是一场游戏。这我知道。但是，我们这座小镇处于森林中心。我们没有旅游业、没有矿坑、没有高科技产业，我们只有失业率、寒冷与黑暗。要是我们能让这座小镇再次扬名立万，不管在什么领域，那我们可就是幸运儿了。亲爱的，我知道你不是本地人，这里不是你生长的地方，但是请瞧瞧你的四周：雇主歇业、镇政府缩减开支。这里的居民可是很强硬的，我们都吃了熊心豹子胆。但是现在，我们连战连败。这座小镇必须赢。我们必须觉得自己是最强的，一次就够了。我知道这只是一场游戏，但又不只是……不只如此。并不总是如此。”

这时，蜜拉就会狠狠亲吻他的额头，将他抱紧，不胜怜爱地在他耳畔低语：“你是白痴。”当然，他知道自己是个白痴。

彼得走出浴室，敲了敲十五岁女儿的房门，直到听见房里传出吉他乐声作为回应。女儿喜欢吉他，不喜欢体育。有些日子里，他对此感到

---

1 别名去甲羟安定，为一种镇静催眠药。

哀伤；但在更多的日子里，他则为她感到高兴。

玛雅躺在床上弹着吉他，当她听见父母在外头敲门时，便弹得更大声。妈妈拥有本科双学士学位，可以引用整部法典，但当你质问她时，她却搞不懂越位或地板球是什么。爸爸倒是可以详细说明冰球比赛现有的每条规则，但在收看有超过三个角色的电视剧时，每五分钟就得大喊一次：“现在是怎么回事？那是谁啊？要我闭嘴？为什么我要闭嘴？现在我错过他们说些什么了……我们可以倒带吗？”

玛雅为之叹息，一笑置之。十五岁的青少年从父母家搬出去自己住的渴望比谁都强烈。当严寒与黑暗啃噬着妈妈的耐性，三四杯葡萄酒下肚以后，她总会这么说：“玛雅，这座小镇不太适合生活。你只能在这里苟延残喘。”

他们当中谁都没料想到，这句话有多么真实。

#### 4

在熊镇冰球队里，从球员更衣室到理事会会议室，所有男人和男孩都受到一句谚语的教化——无话不谈、大肚能容。凶狠的言语和凶狠的铲球一样，都是比赛的一部分。但是，在这座建筑物里发生的事绝对不会外泄。无论是在冰球场上，还是在场外，都是如此。大家都必须知道，球会的利益永远是最高指导原则。

这天清晨，时间尚早，冰球馆的其他地方仍是空荡荡的，只有在场馆下方的冰层上，值班工友、一名女清洁工和一名男童冰球队队员在来回滑动。然而，在冰球馆顶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一群身着西装的男子坚定地齐声吼叫着，吼声传遍各条走道。办公室的墙上悬挂着一张二十多



年前的球队团体照——当年，熊镇冰球队可是全国亚军。会议室里的其中几名男子是当年亚军代表队成员，有些人则不是，但大家志同道合，决定卷土重来。他们不想再成为在较低阶分组里被遗忘的小镇居民，他们想再度成为精英，挑战最远大的梦想。

球会总监坐在办公桌前。他是全城最容易盗汗的男子，总是像偷了东西的小孩那样焦虑不已。今天早上，这种情况比往常更严重了。他的整件衬衫都被汗湿透了，而且他嚼三明治的方式是如此笨拙，不禁让人纳闷他是不是误解了“吃”的概念。他紧张时就会这样。虽然这是他的办公室，但在所有人当中，就数他最没实权。

由内向外看，球会的等级体系相当明晰：理事会指派主导日常业务的球会总监，球会总监则聘用体育总监，而体育总监则负责招募甲级联赛代表队选手并聘雇训练员，训练员负责带队出征，大家谁也不介入谁的工作。但实际情况当然有所不同，总监总是有理由盗汗不止。他身边是理事会成员和赞助商，其中一人是镇政府官员，他们联合起来，成为全镇最强有力的赞助商与最大的雇主。当然，所有人都是以“非官方”名义出现在这里的。当那些有钱有势的大人物大清早想到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喝咖啡，早到当地新闻记者都还没起床时，他们就会这样称呼自己的行为。

熊镇冰球协会的咖啡机比球会总监更需要清洗，因此，没有人是为了杯中的咖啡而来的。会议室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各自都有要从一家成功的球会身上赢取的东西。但他们有一件共同的要事：他们已经达成共识，决定谁必须卷铺盖走人。

彼得在熊镇出生、长大，曾在这里扮演过许多不同的角色——溜冰学校里的小鬼头，前途无量的青少年选手，最年轻的甲级联赛代表队队